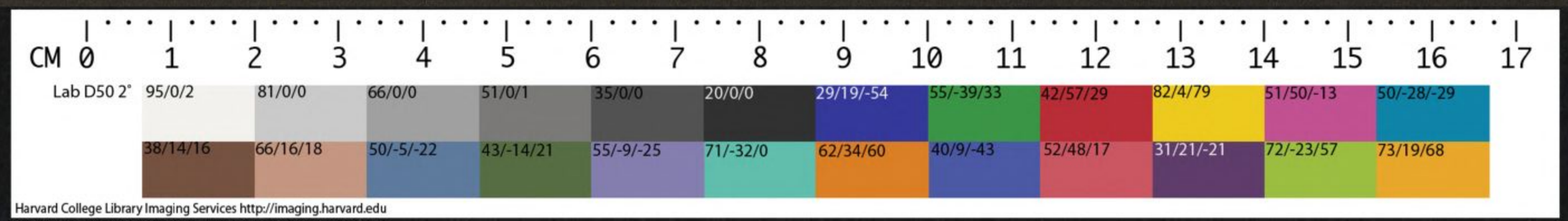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T2720/7213
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東莞陳 建 輯著
檇李岳元聲 訂合
門人沈國元 校正

英宗睿皇帝紀

丁丑 天順元年

正月 午 上皇復位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旣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宁之位旣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旣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

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絶諫諍愈益迷執矧
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
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
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
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
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被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
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
立爲東宮其事漸洩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羣
臣請復立舊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
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
蕭鎡曰冤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
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
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
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衆從之
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是月十七日視朝議者謂奏辭
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人
齎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
奏候
景帝十七日出視
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知
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
都督張軏左都御史兼
鴻臚卿楊善副都御史徐
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
上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軏等會于
有貞宅時邊報北虜欲寇
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
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首肯之有貞後升于
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
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歸
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亨收諸門鑰開門納兵近千人時
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
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亨等入見
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亨等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遂共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昭明星月
交輝
上皇顧同卿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
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以是日並入候
景帝出視朝

祈遂前議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
須臾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矣羣臣入賀
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郎中右侍郎○擢太常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按石亭輩初爲迎復之謀欲懲彬須之彬曰此義舉也吾子當爲第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亭輩遂與有貞謀以成功焉至是亭與有貞薦彬子上壇亦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也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軏輗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更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晉銘試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蕭鎡商輅王倫等原籍爲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楊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于肅愍行實曰　英帝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亭輩貪天之功掩爲己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欺　朝

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不大殺殷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構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乘機啾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栲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辨但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踵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奏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

建按都御史蕭維禎等所構獄辭謂謙文等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律凌遲處死陳循項文曜等爲知于謙等謀反故縱者律斬鴈呼亦酷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不過因謙爲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壅作威福恣意妄爲矣

雙溪雜記曰正統已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力排廣議選將練兵坐擁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豈虞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於是乎難免矣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爲土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高岱曰 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 景帝也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 景帝而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 英宗而也未君者哉于謙迎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爲正 英宗非其情也彼議惟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起當請於 英宗命 憲宗即位已仍稱 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主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知 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不慮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 英宗惡得而罪

之謙之失在 景帝易儲而不以
救爭之雖然其功奚啻過已哉
或謂 上兆符時宜奉太子居攝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
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社稷爲重若太子
將以 上皇爲質豈有厭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
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天注竟致社稷獲安 上皇
之得以復辟者蓋實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
言以救正之難免
於責備者之議矣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二人石亨黨也一日
亨引二人侍于 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
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
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
命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 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

忠肅死後功
臣良士驅逐
一空矣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
于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
通政參議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
學士○科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
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心持兩端坐觀成
敗以爲向背乞梟其首以戒權奸 上謂安罪本當死姑
從寬貸之勿令視事○奪郭登定襄伯以爲南京督兵○
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
內閣諸臣皆流放竄逐惟穀以忠謹故 上常曰穀在內
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

按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宦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臨陋皆不爲介意也蔭子贇爲翰林院檢討○濛平易寬和廉靖寡欲自奉簡薄與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既去遺子長寧入謝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以王翱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

二月朔 皇太后詰諭廢 景帝仍爲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始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八

倡攘六稱于天下自盡以殉葵○擯司禮太監陳文爲名教之罪人正統之失德吾必不能度之矣萬世而後稱信史者行視以爲何如主

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葵○擯司禮太監陳鬥居南京司禮監阮簡守長陵言官劾其爲王誠舒良腹心故也○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英鎮守湖貴○以林聰爲僉都御史○上謂故御史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圜土歸葵時同殺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少監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謫陝西定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出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京都察院○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掌院事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輗爲刑部尚書九疇輗
二人皆廉介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
首召用焉

按輗初爲進士差往淮上催糧冬寒冊仍忽墮水救出
衣盡濕得一綿被自裹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
徐待舊衣之乾擢監察御史獨振水薛之聲荐爲浙江
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破則補
之蔬食不厭與同寮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
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寮屬有未及知者九疇初爲兩淮
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
如使君之潛九疇河南盧氏人軒輗河南鹿邑人

詔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
中者百有四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文華殿召見悅其
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
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

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宴以養兼莫善於享
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
見之而知加敬　英宗其能兼之與嗟乎上
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興而頌聲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
原爲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授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詞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著也閣在御府大內
非人臣所可掌矧非軍功冒進封爵議者固占知其不
終
矣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職仍舊○械前給事中謫戍鉄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故也正械至京引見時悸甚出糞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副于市○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

按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掌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及 上復位鄉人固處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楊稽謫官家居與文淵子主事喬新揣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在巡撫廣東時嘗荐黃竑及代竑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徃俱獲釋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石亨姪參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問李賢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對曰 陛下明見眞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張軏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參政尋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石亨輩惡之也○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 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竒爲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 上欲令

汪妃殉葵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
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憐憫　上惻
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
命乃止
按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
朝在東宮意極感之所以禮之甚恭妃與　皐太后及
錢皇后尤相得既而　上
王府　東宮令護持令整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正
德初
方卒

山東民飢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有司奏請增減　上召
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
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
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益其意不論可
否惟欲事之出於己也後　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

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開薊州運河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爲皇太子○謂禮部章綸于南京

禮部以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　上故也○詔處士中學
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按後來江西處士吳與弼得聘召緣此成化以後薦舉
始廢專重科舉矣霍氏論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
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
故有行同盜跖心狥商賈者能染翰爲文俱隸仕籍此
士風之所
以益偷也

丘濬曰我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
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科即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

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
咸盡所用而無遺矣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
貢二途甚非　祖宗之意也臣愚願後舊制諸
科以收拾天下之遺才庶幾國家收得人之效

襄王臨壙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
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敢之士務圖迎復
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
是得疏于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時拔察使王槩以詆誣下獄王避
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廉使寃乞奏　上
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答　上立命雪槩比辭
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願幸裁答　上立命雪槩比辭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

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爲萬姓自愛

按諸王自各府變後鮮朝久矣自
遷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復行之
黃瑜曰天順初王文于謙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
王來朝　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
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謙等之伏亨
軻實爲之　上之盛德易當少累哉要之襄王疏語實
爲至論惜謙文陳
循輩見不及此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　張太后既崩振益肆恣
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祀釐及土
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
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

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厥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
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
寺北祠之勑賜祠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都御史耿九
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

按是時亨嘗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嘗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巳誅奸黨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怒命收還京師劾奏亨嘗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巳誅奸黨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怒命收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上使按劾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會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電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京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卽赦出有貞等等降有貞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顒等調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鉄嶺衛言路從此不通矣

越二日　上復留李賢爲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貞輩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嗾言路從此不通矣

瓚綴錄云薛文清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士遂以失寵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

六月命翰林脩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

按正剛正慷慨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　上薦知其名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潞縣　上曰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

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此閣至左順門石亭張軏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亭軏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亭軏請爲誰　上曰誠佳　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亭軏因奏曰　陛下欲　陛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亭軏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呂原入內閣參預機務原浙江秀水人○陞程信爲太僕寺卿信先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憂去服闋改四川參政松番糧餉至是入賀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按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太將石亭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寺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爲民

按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亭靠猶慮其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人僞作疏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劾名以貌類者持上之命逮秉榜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亭等固諳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上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諸惡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詰發讀爲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詰券露其逆謀之理也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美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

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
秦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
士先主遊與有貞尤厚故亭菴擠之使士權稍怵威則
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
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
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
廖道南曰予觀吳志謂徐盾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
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苛急
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奸
回屠戮忠勳金腐之行亦天道也夫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亭勸 上出榜募能告
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
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
自出榜招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
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

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
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諱
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
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
懇乞致仕 上勞之曰昔浙江巡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
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彩幣遣之○謫修撰岳正欽州同知
時正數爲 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
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亭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愈之
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弊政謂奸邪

蒙蔽詞極切直亭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爲諷副內批降遠州○調許彬南京禮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參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亭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亭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亭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寺少卿王諒入閣內閣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逕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後復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銜之故謫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潮縣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　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嘗隱括　上題起畫像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

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
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
江西安福人景泰初召入內閣與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
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
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內閣自三楊後出親擢者惟岳
正與時爲然○勑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
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順情或
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
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
必待宣召然後往　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上自此親信
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爲可者即用之不
應者不用○擢監察御史林鶚爲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
判官楊浩爲順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
外臣寮爲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
鈔爲道

按此舉亦　宣廟之武也鶚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擅政譽仕至刑部侍郎爲一時名臣浩即景泰中以太學生上　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試主之罪者也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愚觀祖宗時用人惟視才賢不拘資格故楊浩以一監生再遷即至郡守終陟都憲以此人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

無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即以爲過望矣志以位限才
以志隳政以志損而欲望治難矣是故沮人向上之志
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歷觀前代資
格之拘也皆起于叔季我　朝資格之拘也濫觴于成
化而愈膠固牢
不可破於今時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贈禮部左侍郎謚
文介

十月遣行人曹隆賫勑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按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倣張
翼教蔡京招陽龜山故事勸亨從之因在內閣
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逸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
溥之子累荐不起實淹貫詩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
荐之乃托賢代爲草奏即日上之數日　上召賢問之
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
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
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遂命行人聘焉

時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賓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
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
恐不可若賓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
寶　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
章劾其怙勢亂法贓賄狼籍也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
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

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　上漸誤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欵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由於此矣○太平侯張賜卒

拔賜先名軏先是景泰初賜自員川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　景帝宥之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辟首謀發謙以謙信任范廣誅其同逆併發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向之曰

范廣過耳歸家發病而死

置先師像於文淵閣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凳耳至是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於部堂坐議彭時不可曰宣德間　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愾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

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官行四拜禮○也先爲其下所弒

戊寅 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貴太后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徙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

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　陛下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刷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焉賢嘗謂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辭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爲之一清

建按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聞委靡昏鈍之誚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名擅一時今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耶自是厥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爲孤卿非有密與　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　上北

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表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英廟此舉萬代瞻仰

二月虜孛來寇陝西太傳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取還即至上召賢曰溥之爲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爲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傳閒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浪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無功帶罪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溥慙懼而退○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它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次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㊀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何如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曙而還庶免晚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李賢問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屬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向

書之次非它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曰無如鄭幹姚夔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舛　上習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狠狽軍官竟驀縱肆士卒罷敝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與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

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俞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豈在寧夏陝西布政芮創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守將顏頫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旗于梧川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視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建按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葉與中巡撫兩廣合兵剿賊屬廣東參議朱公英督察奸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據掠馳至橫牒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又欺并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參議公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慘愚謂貪功妄殺行兵大戒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平民屠戮如宋泰永平類被殺降之詭始亦有由者不知其幾矣葉文莊當時嗚呼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逑德猛于烈火今古師旅莫不皆然不獨斯一役也佳兵不祥是故聖人慎之是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爲其弟乞恩澤朕終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

不幸之賢頃首曰眞可謂王者不私矣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詔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與弼既至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寮次日發玉音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異以爲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具疏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上曰宮寮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勑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荅　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詔賢乞回賢爲言于　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勑褒嘉賚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建曰按徵書玄纁聘起岩穴我
一見誠帝王盛節矣然考典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李文達叩與弼所以不就之故
謂物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
然則當時使卽如傳說之受
之不辭耶溫公所謂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與弼踰
之矣至他日貶石亨族譜則自稱爲門下士嗚呼以春
宮諭德爲小而不屑爲顧感權奸之一薦而甘爲其門
下士亦悖矣乃若論與弼學術則觀其文集序諸作與
夫疏陳十事皆格淺寂寞草率粗畧無所發明有目所
共覩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而錄首卽說夢見文王
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者至再
三嗚呼大儒如周程張朱進學銳矣何嘗孜孜假夢攀
賢附聖耶康齋世所同賢然衆好必察吾誰毀譽春秋
之義責備賢者豈敢隨聲附和無所
皂白遺隨衆觀塲之誚於有識耶

漳州布衣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子剩
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
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王
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鉄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
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聘吳君與弼欲往
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
稱許謂程朱自有眞傳許魯齋吳幼廬亦未是如聘君者
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壽卒

按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吳康齋多矣羅
一峰論平生未嘗一語稱康齋其復張都憲書惟推章
德懋陳剩夫蓋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以弟奪
其田祓寇內首跪訟於府庭廷祥作書切責之未云當
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時知撫
州者番陽張公瓚也廣州志張瓚傳亦載此事
尹謇齋瓊綴錄謂康齋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倫休
官往見之辭拒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怒投一

詩讖之而去羅整菴欽順亦言其學未有得而謂瓚綴所紀爲非誣數公皆江西人其鄉評公論可覩矣嗚呼世俗多徇名而邀世紀務循名而責實所以寻奪或至背馳因不至此一事也知我罪我君子尚審之哉愚嘗因楊方震所錄理學名臣而并論之我　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峰倫章楓山懋亞之一峯楓山偏於退隱爲高矣陳白沙獻章只味禪會莊定山景只是一箇詩人與朱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譏之陳剩夫名臣不必厠于道學餘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職胡敬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欽順皆當續入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退其咎也

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察之罔非私意招權納賂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且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爲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必少矣　上以爲然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　上因疏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

畢竟胸無定見不過循人俗例

之謂與

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一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奚九重之遽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廣等處鞾官盡數取回物議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　上曰韃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上曰吾亦悔之

按後三載黔吉祥反率倚用此輩殷鑒昭然

雲南總兵沐璘卒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七月以宣城伯衛頴鎮守甘肅○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

卒歐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禮部尚書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九月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盜

十月　上校獵南苑

按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死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　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兎不可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騎射於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手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勛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還

上一日與李賢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
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撫朕即斥
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
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旣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
不可冕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
知其離間以此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
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
諸路兵時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孛來入寇神木縣欽
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旣而虜復入安邊營欽分道
拒之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鬼里赤獲馬駝兵仗倍
于柴溝　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
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爲孛來所殺諸酋迭爲雄長自相讐
敵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
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一月罷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
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
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于正旦亦或不宴
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是年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己卯 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擢山東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李賢下獄死薦之也○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

按彪魁梧驍勇景泰中粗立邊功遷都督爲大同遊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包藏禍

謝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之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

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容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洩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肯乃勑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召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羅旺彥敬杜清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

五月致仕前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

按敬宗慈谿人客儀端正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八月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石亨奉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爲大理通判

十月虜寇宣府○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

按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强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厮養勢焰燻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星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蓋羣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彭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挂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破遂議以盧旺守禦河一帶是年春虜寇紫荊關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節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上曰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詬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李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當時若以石彪大同誠爲可懼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盡在京武官多在亨門下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又曰天早除北大害非英廟之順初以迎奪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

爲悟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在上人何如耳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亭辈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陛賞以誰爲功

其餘不足惜只惜于忠耳

惡感賓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擯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南內離宮成○項忠爲陝西按察使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勑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使蕭瑄爲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

賈銓爲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爲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爲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致仕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卒

按穀揚州興化人端簡廉靜不比匪人羣在內閣時同官七人議論每相齟齬穀獨持正常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于人亦以是受知　裕陵成化初姚夔爲穀請謚上言高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以老疾乞歸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淪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曰文義

二月致仕尚書學士苗衷卒○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傳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閤讀書　上

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

王後秀王國絕○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獎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一逼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祁順者廣東莞人遂于學問廷對當爲第一以其姓名近　御諱降於傳臚弗便也乃抑置二甲第二云此梅得陳選張元禎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軒輗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粮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其

廉正不易得故復召用焉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

按驥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歷陞兵部尚書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朶兒只伯再敗雲南思任發韋郎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爵

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奔家走避擁入京城勢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荊倒馬二

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勦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 上聞之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謚曰清惠

鄭曉曰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請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是非確然不肯苟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讒毀因予裕亦為名臣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太破虜于東壩

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都指揮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云○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 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

按雍精悍闊達有智畧時出巳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近塞其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曾邀亨至值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者何以罪之衆以為然敬得從輕坐

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爲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寔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于是下序獄降職〇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按恭北直隸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大旱蝗躬親督捕發郡縣倉廩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民冤獄在萊州六年威惠大行遷湖廣左布政使巡撫蘇州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按萩園雜記天順中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鞏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至運隸二十四人充軍者欲訴冤於巡撫崔公或云巡撫與御史各領勑書行事訴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傍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徑訴崔公果爲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爲民時又有提督學校歐御史者考校髭士去留多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理公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親試之與選者傲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近日以巡撫而能反正御史所行者絕鮮大理平反之疑與崔公之事其識斷可謂超出尋常

釋徐有貞歸田一日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翱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

石亨張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翱曰　聖明所施是當即傳旨下戶部

辛巳　天順五年

正月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錦衣衛指揮所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一日上復說校尉緝事亦多枉人且如緝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緝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緝不敢辨雖知極枉付之太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緝事校尉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緝者之實虛

四月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粮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闕銀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鉄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以程信爲刑部侍郎○南雄知府劉實卒

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虜酋孛來寇迤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

按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爲偃息收以腹心大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壁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死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卤莽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　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勉改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上于南京而立　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　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與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機誘殺孫鏜等就擁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是日晚蒸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即詔曾昌侯孫繼宗將之及諸將分道逮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太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鐸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突陣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溺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繼城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時京師有賀三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謀反凡戚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旌死節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忠愍○
論滅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
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秃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而上惑下愚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除謀爲並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補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殿陛聞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祐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墮損哉其得蚤發預圖而不大聲色梟殲羣逆者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冤深被害舉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卹開言路

被先是李賢上言曹賊就擒非小變也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道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與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之以勸其賢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闕吾朝政之得失與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者是有益於國家之事於已無益也不但於已無益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　聖帝明王有見於此故惓惓務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邪佞之臣惡其厲已必欲塞之以肆其所爲莫敢誰何由是覆宗滅族至是大惡而不悟也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軏楊善輩實爲之今可與詔書內開列先是自天順初御史張鵬楊瑄之獄言路閉塞由是權奸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亟以爲言乃降

此詔言路始開

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　其荐欽之罪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虎撒哈剌雖諸勛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昂可謂殊錫矣時謂昂相貌有福如爺人所謂福將云○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

按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于是研精於卜公卿戚貴多奇中景泰間以吏員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　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彩幣及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　皇帝在南宮奚事耶求刻期復辟與全篆占及徐有貞仰觀乾象合　上

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傍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永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欽乃揖王李二公而退事平　上聞甚壯之召祺賜宴勞焉遂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厲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奉　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反測人心洶洶時榮爲中書舍人獨請徃迎擊士高鼓壯其志辭

所東金帶賜之趙公二
事忠義凜然一時鮮儷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涇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
圍涇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冬虜酋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綏

按河套週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
林偏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幾二千里南至邊
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非黃河之
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道河外居漠北延
綏無事正統以後浸火其險虜始渡河來犯邊時鎮守
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之築瞭望城堡創緣
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
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粮以遏寇
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拘我邊
人以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便至時

出沒遂爲邊境
剥膚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談吉祥事曰此輩放縱
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
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
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
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
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
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
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

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以後間一行焉

五十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焉

按顧宗朝行此令者以拔科目所遺不使卒牖下不使天下有遺才之嘆也正兵濤曰洪武永樂間入士之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格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千科貢之外別開選徑遂致人才數倍于前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徃徃衰老之人昏眊消沮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

壬午　天順六年

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遂孛來共立脫思爲可汗

始入河套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衆顏諸戎時竊邊郡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王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遂有是命

三月陝西管粮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韃賊在

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粮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之粮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飭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丘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祀吾孔聖何時而始爲像嗚呼姚燧比例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狥異敎而爲之郡異縣殊長短肥瘠不一其狀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竊觀　聖祖詔毀毘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今甲遵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

按丘文莊此議與松蘇州不約而同至嘉靖中　聖明毅然灼見千古之非始詔天下文廟盡撤泥像易以木主數百年夷教一旦盡革繩其祖武二臣之議啓啓其機耶

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　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璟璟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　上召李賢曰石璟動止失措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因薦戶部侍郎張瓚代之賢即報璟疏乞致仕　上見璟疏不忍其去曰璟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勑吏書王翺與賢議留之陞張瓚爲戶部尚書仍管粮儲命下士論重璟之求退而美瓚之當陞

六月國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謚

文懿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容端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櫬厝景州時時哭墓側景人爲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家窘甚力學志不衰知府黃懋閱其文奇之召見衣破甚試之學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不受又以葦理蠶舍餘材授之又不受太守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二人翰林時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習制誥于東閣景泰中進講讀學士兼中允天順初改通政左參兼侍郎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龍用事知敬原朝衣青袍亦不荅重脩大明一統志充總裁以母憂去道景州敬父之歸合塋奉柩舟中窶苦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尋卒得贈謚公在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綺紈篋中惟賜衣數襲輒分祿贍宗姻貧賤者清心寡慾襆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不少閒于憲廟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原與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亦可爲時事一

慨
云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　皇后○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建曰拔孤樹亭談王抑庵還政歸泰和自有歎落花詩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愚謂抑庵自登進士即入翰林爲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無一日不在寵榮之中晚年瞻三孤位一品乘八泰而後謝政五福極矣乃猶有飄蕩委泥沙之歎然則必如三楊之卒于位乃爲不飄委耶抑猶致恨於西楊之不與共政內閣而出理部事耶其戀戀如此宜其屈節於王振之專橫而來何觀阿附之譏委靡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頓足於私室也嗚呼知足之義知止之節尚誰望耶

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極民爲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

忠復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軍民喜

按正統末項襄教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狩上木之敗爲虜所禁北去令忠飼馬謀歸久之忠伺便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行周道攀崖步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藤蔡刺者百數忠不知也及考李又達及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扈從瀕死而還嗚呼士木之變文武冠纓死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

癸未　天順七年

正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

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

二月會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　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罷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悚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廵言敷奏者不同內閣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大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閱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客言吉祥在亭罪惡二人譜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正敬誠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如其所遭際可考也大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閱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客言吉祥在亭罪惡二人譜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正敬誠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如其所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宣廟委任楊李眞可謂萬世法

擢吏部左侍郎姚夔爲禮部尚書○擢通政司參議尹昊爲吏部右侍郎○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自笑曰此朕少年事欲

復后位號不果至是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
皆不如禮勒　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
便十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
之然臣之愚必須以慶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
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奉行之

萬國雜記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　英廟北狩每夜哀籲拜天惟叩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廟在南城無不快后每曲爲慰解復辟之後處置皇后猶盡禮焉

六月勅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謚忠安

按濙廉節寡欲自奉澹薄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然爲人淳謹乏骨鯁風節是故罔恤建文之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之議濙職司宗伯皆脇崖阿順無所匡拂未免畏縮保身之意重云

建曰王文端胡忠安皆累朝元老宿德重望天下卿之而彭惠安名臣錄乃不及者殆有深意焉無亦以德量有餘老成持重有餘而風節未著云

下錦衣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

羅織人莫敢言惡表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据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个活表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採漆軍匠楊暄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效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瑄懼拷死于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故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按指也達失色計汎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黃瑜曰石亨初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欲陷李賢以楊暄不屈而死世謂無義士哉主使之姦令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有貞特天幸耳吾於士義士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留爲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越大名濬縣人時吏部舉可爲巡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以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上復謂賢曰王越是奚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按王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前爵復起總制三邊
久膺帥寄與胡虜數十戰多捷卒符奚利武臣之稱
李賢爲門達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九月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陳督歐信都御史葉盛討平
之
十月濬涇陽鄭白故渠
十二月以王槩爲大理卿○馬文升爲福建按察使
甲申 天順八年
正月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
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瀇敢勇營右少

監趙永果勇營奉御郭達效勇營右少監米童鼓勇營左
副使高深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
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鎗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
書之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
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殮殮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
閣下着令爲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愕數曰
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
古今眞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 上崩

拔我 朝自 太祖以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蒙
猶然追 英宗遺詔始革自是 累朝皆從之嗚呼
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觀 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
行事與正統大徑庭何耶蓋 英廟初以幼冲嗣位生
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王振得以擅權誤國天下幾危
及北狩踰年而歸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僞
悉知之矣暨復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
治先於此我 太祖 成祖之教太
祖考其故如此 聖子神孫宜深念之
于太孫必欲其周歷農家以編觀民情風俗及農桑
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萬世
鄭暁曰 上天資英明冲年嗣位孝敬重闇信任舊臣
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恤民夙夜孜孜勵私
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羣神加俸百官開荐舉嚴考察設
提學祀宗儒謹災眚勵風宪輯戚里文武將相宰執侍
從臺諫皆務擇人久任尤惓惓詢民間利病雖嘗北狩
本爲祖稷非徒逺幸已也復辟之後殷憂啓聖敬天勤
民小心翼翼石曹既誅閔念政玆既親政崇儉恤民夙夜孜孜勵私
萬幾精覈號稱治平若乃禮遇
念建文友愛 景帝升遐治命宜后
妃禮分止殯御殉葬尤盛德事也

二月二十日 皇太子即位○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
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
寧侯孫鏜尚書王翱年富馬昂内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
爲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
明日即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
只遵所生母 周娘娘爲太后李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
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
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
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

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
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
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
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
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
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
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
好然須要照上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
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焉翌日頒詔天下
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
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能委曲
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
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參政
按溥松江華亭人淳躁嗜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
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薔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
檢討累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鄰
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監王倫
者當受業聚伴讀　東宮至是求謁溥文意必召已竟
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
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溥
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
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歸雍
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韓雍亦貶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
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葵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

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烟瘴達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鉞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是榜共二百四十七人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柯潛爲翰林學士○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涇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並進追至駱駝山寫尔沖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戶部尚書年富卒

謚恭定

按富鳳陽懷遠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

宜遵舊制使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結交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托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不許內臣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　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孰有加于此哉　上嘉納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閽寺西漢之制以元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葉僕射願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閽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攻亂國之禍視漢唐人不侔矣我　朝內侍之制過唐不及宋百餘年來中官之權極矣言之者雖衆惜乎無有以周宋之事悟　宸聰者嗟夫

改工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三團營

按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旨爲之尤善吟咏有聰珠集行于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謚文清

按瑄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其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惓惓於

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建曰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罷內閣歸中途絕糧致其子愊見爲卿相而致歸途絕糧亦明時異事也嗚呼有官居鵷鵷無地起樓臺昔人以爲美談今文清高風介節視之不尤居其右也耶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孫鏜奉朝請

十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月爲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牛玉狗偏已私朦蔽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死謫南京○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官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謂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 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州判官徽晉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既謫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或咎李賢不申救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意舉盛堪入内閣李賢素不
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
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
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
頭墾地四千餘頃收粗細糧七萬四千有奇備所驛站
守牛屯粮不在此數愚按我
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葉文莊
葉太平侯李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内直將軍憩天順
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
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
已李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
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
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
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愬者始息矣
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職者被
虜走回遇駕拏馬者及出使
陞者擒獲妖言陞者俱革不准襲職　祖宗朝之馭武
嚴而不濫如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國之功也厥後萬安
劉吉當國而汪直用事
始冒濫不可勝言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没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
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
十四頃八十畝共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
七十五頃數十年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幾十倍莊田之

害始此舉此一處
其他可知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寢○擢眞定府東鹿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

按顒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東鹿邑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關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隣邑訟多年不決者來請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誼邑界眞定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固稱

清宮店案陸
左副都御史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

十二月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守甘肅